

夜的黎明 (外三章)

■王猛仁

日和月不停地更迭,每一种孤独都有它的隐衷。
曾试着躲避冬天,端坐在一首诗里横生妙趣。

所有冬天的忧伤,早已越过暗夜散发的幽香,在远方漂泊。

渐行渐远的荒原,让无措身影,定格成一副“四季行吟图”。

走出夜的花地,穿过矗立诗歌的崖顶,重新聆听鸢鹭抖动翅膀的声音。

假红依绿。玻璃一样透明的眼睛,你究竟隐含着怎样幽暗的微澜?

欲言又止。我常常于谎言中沉睡。
一位诗人不住地感叹:落入黄昏的蝴蝶真美!

我早已疲倦了绿色的葱茏和夜的意象。消隐了的梦,浸褪了美丽的颜色,被夜风瑟瑟地吹着,寻不到照亮征途的火把,亦无法触及留给我的一片空白的回忆。

雨,急切地敲打着满树的枝叶,袭击着过度虚弱的心灵。

走在寂寞的荣耀的边沿,心中总多些枝枝桠桠,多些心底潮湿的歌谣。

这歌谣,落在飞鸟的翅上,被无尽地放大、渲染、挟持。

一座城郭在我的背后耸立。我要提起生命的力量呐喊。

一种洁白轻盈的念想,从指缝中溢出,我四处散落的泪花早已化做黎明的露水,被阳光解读。

细碎的光

曾经的风,没有韵脚,自东向西,微微地吹着。

星星点点的记忆,躲在草叶下边。任成熟的相思,接着赤裸的情怀,酿一个梦的香甜。

心灵的小窗,开始挤进阳光,惊醒沉睡一冬的芽苞。于是,我最先看到的是我至爱的橘黄,揉碎庭院的天空。一段无人知晓的曲,携我移动。四周安谧。

目视,彼此却已产生过温暖。一如,春阳下的碧波。

细碎的一弯娥眉,终于泊进了我的双眼。是谁偷走了一只鸟的隐秘?

忘却略显沉重。记忆里的路蔓延着。无端地穿梭在火红的眷恋里,像鱼,想象着岸的距离。

一片青草的情绪里,荡漾着绿华,凝望着,烈日下的撑顶,红尘中的孤寂。我的黄昏,躲在角落,只待迎来灿烂的黎明。

跋涉过,知瀚海荒漠的无助,以及冷风相袭的背离。

俯视潮起潮落,咀嚼着桑田沧海的滋味,不如心甘情愿地做一朵易碎的浪花,或者一粒随风吹送的种子,跌入连绵起伏的山屿,不停地呼吸。

荷韵

你的眼神,是一泓流动的清波。我怕轻易触及。

一直逡迤不前,试图寻找一片天空,让紫檀色的梦想随月光流淌,浸湿远方惨白的光翼。

所有梦醒都是倾诉。所有倾诉都是流淌的花香。所有的花香都盈满你的脚印。

四周厚厚的黑,挽留不住前行的脚步,你从容地驶离我的心河,像一块清逸的云朵,落下来,砸弯一钩新月。

在没有灯火的小路,我是你脚下痴情的小路,绵延一阙最深长的祝福。

夜色,如此温柔地绽放着,我听到了一曲细腻的牧歌短笛。

面对绵延在内心深处的静,深情地凝

注,细心地阅读。

快乐是朵盛开的莲,碧叶连波,红红的,深深浅浅,许下一世简约。

当蓝色的翅膀欲飞,绝美的池塘,仅是复苏的雁鸣,习惯颤栗地狂喜,任随莲花开满流年。

跨越西坠的残阳,一种粉红色的淡雅攀缘而上,串成一次泪的轮回,让曲曲折折的鸟的嘶鸣,流入又一个落叶缤纷的季节,看谁的身影,站在风里,守候前世的一段情缘。

倾听

倾听。不由自主地,以奋飞者的姿势,倾听泥土、谷壑、涧流、鸟羽划过寂静的山郭。

黎明来时,无数个叶片已经展开,无数次的藏匿、孕育、呐喊传向四面八方。

站在冬的枝头,所有醒来的梦,都化成了冰凌,从指缝间溜走,留下一地冰凉。

一股平凡的风,割裂了一切。
伸出冻僵的手,抚摸阳光害羞的表情,一如抚摸咚咚作响的心跳。

穿越苍茫葱郁的绿,抖开起伏的皱褶铺满山中,一段碧绿的爱情传奇,就躲在那朵潮湿的云里。伸手,能抓住黄鹂鸣叫的翅膀,侧耳,能听见蚯蚓冬眠的鼾声。

掀开胸中坦坦荡荡的热情,追逐蓝天的青鸟,为谁诉说美丽的童话?

此时的沉默,清新,庄严。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笛音,掺着安详和凄迷,飘散得久远,久远。

恪守千年的丛林,像喝醉酒的少妇,毫无遮拦地展示,将白雪似的裙裾抖落在山间。

从此,你孕育的沧海桑田,正有风情万种般的壮观。

在你心海湍急的漩涡里,年轮的涟漪还在永无休止地扩展,扩展。

一棵枣树

■宁高明

我家窗前有一棵枣树,那是一棵小老树,因为它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棵大榆树,几乎完全遮住南来的阳光,所以它一直长不大。

就像一个发育不全的孩子,瘦骨嶙峋,枝叶很少,主干倾斜,全都压在屋顶上。那个时候,我家的屋顶是用麦秸糊盖的,一有风吹草动,枣树的枝干就会在屋顶上扫来扫去,结果把麦秸掀了起来,遇到下雨天我家的房子就漏雨。我的父亲在修了三五回之后,生气地说:“这棵枣树总也不见长,干脆舍了罢。”我们兄弟三人听了不情愿,可又不敢说什么,倒是我大哥很麻利,他寻出一根麻绳爬上树,拴住枣树头往老榆树的枝桠上一系,枣树的树冠便被拉直了,枣树也就保住了。

枣树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慢半拍,让人感到生命的复苏往往是一个缓缓的过程。杨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从黑黑的芽苞里爆出五六枚叶子,嫩嫩的,淡淡的,黄黄的,像颇有现代气息的少女的头发。又过了些日子,一枝枝叶子下便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黄花,碎碎的,小小的,有小米粒那么大,发出的香气也不是很浓,很少有蜜蜂来光顾。只有在清晨,我临窗而读,才能闻到它淡淡的清香,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缕清新,让我在贫穷的日子里充满希望。过了不到三天,枣花纷纷飘落,透过窗格,落了我一桌子。

枣花开过,麦收的季节也就到了。望着满院子晒晒的麦子,才发现树上的枣子寥寥,当初枣树开花的时候都是满树,没想到结出的果实却很少,这让我很是伤感了一阵子。

到了夏天,枣树的日子并不好过,南来的阳光全被大榆树给遮住了,就像一个婴儿被过早地断了奶,枣树也过早地患上营养不良症。它的北面紧靠着房子,很少有风来光顾。夏天,在我的故乡是多雨的季节,雨水顺着屋檐落在地上,靠着屋檐的施舍,枣树才能得到滋润。树上的枣子更少了,当初结出的只有几十粒,后来又有一些因营养不良纷纷落下,一年之中能安全度过夏天的最多只有十几粒,有的年份只有七八粒,有的年份甚至一粒也没有。我们兄弟三人都很沮丧,我大哥建议将老榆树伐掉,可我父亲不许,因为每年的春荒季节,老榆树无偿地给我们提供它的花和叶,甚至根和皮,让我们全家人安安全全地度过灾荒。

秋天说来就来了,伴随着秋风最早落下的是枣树的叶子,它太经不起风吹雨打和季节的变换,也经不起虫子的蛀蚀。树上红艳艳的三四个枣子在秋风中晃动,像星星不时地眨巴着眼睛吸引着我的目光。我有好几次试着想爬上树采摘它们,可我够不着,枣子虽少,却生长在小树的最高处。树枝太弱,不能够承载我的重量,自然,我不能摘到果子我的两个哥哥也不能摘到。不过我的大哥

想出了一个最佳的方法,他寻到一根竹竿,虽说竹竿短一些,他先爬到老榆树的枝桠上,举起竹竿只那么轻轻地刮了几下,枣子便落了下来。我站在树下盼望着,看着枣子落下来,便择那最红的一颗捡起来,心里美滋滋的,可我没有吃,等我大哥下来之后,我和二哥再把捡起的枣子交给他。只有四颗,有一颗居然还生了虫。然后大哥再给我们分,我分得的自然是最大最红的一颗,其次是我二哥,最小的自然留给了大哥。我吃得心安理得,两个哥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剩下一颗有虫的枣子,再由大哥抠出虫子,一片一片地分吃。尽管那时候的日子过得非常困难,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我们兄弟三人从不会因吃食而大打出手,不仅是我们兄弟三人,我们整个村庄也是如此,尽管家家户户过得都比较困难,但也相安无事。

也有那么一年春天,老榆树中的一根树枝因虫蛀而被大风吹折了,阳光和风透了过来,也就是那么一点点,那年枣树结的枣子特别多,几乎挂满枝头。那年秋天,我们兄弟三人不仅过了一次枣瘾,我们村子里的小伙子也都尝到了新鲜的枣子。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棵小枣树早已不在了。每当我在大街上看到有些人一己之私争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打出手时,我都会想起那棵小枣树,想起我那温馨的充满亲情的童年和那充满和谐的乡村。

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思,豪气干云。以丝绸为纽带,人们重新燃起了向往和平、追求幸福吉祥的伟大理想。



中国的丝绸活了 (外一首)

■漫天鸿

中国的丝绸活了
中国的丝绸不再拟古
这些日月织出的精品
仍明亮不止
这些从中国出发的驼队
风餐露宿 豁达坚忍
她的骨头瓷实
她的血液如火
拒绝木乃伊
高荡白云里
天下人有了这丝绸
狂风暴雨都被摀住
废墟里亦有太阳升起

与丝绸相伴的或为云朵

中国的丝绸婉转 那是啼叫非凡的风鸟

中国的丝绸奔放 那是翔姿独特的游隼

警示世界 即刻避开战火
启迪天下 抛掉杀戮残忍
征服人心 装甲尤其粗鄙
人类携起手 沙漠袅绕炊烟
化干戈为玉帛 严冬不再冷
与丝绸相伴的或为云朵
与吉祥为邻的或为鸽子 云锦

春天

■朱若晗

瞧——
小草换上了碧绿的新装
花朵绽开了最美的笑脸
柳树在风中快乐地舞蹈
哪里都有着春天的颜色

听——
沙沙沙……春雨绵绵地下着
哗哗哗……小溪欢快地唱着
叽叽叽……鸟儿高兴地叫着
哪里都传播着春天的声音

美好的春天
我要做你的传播者
我要做你的保护者
珍惜有你的每一天